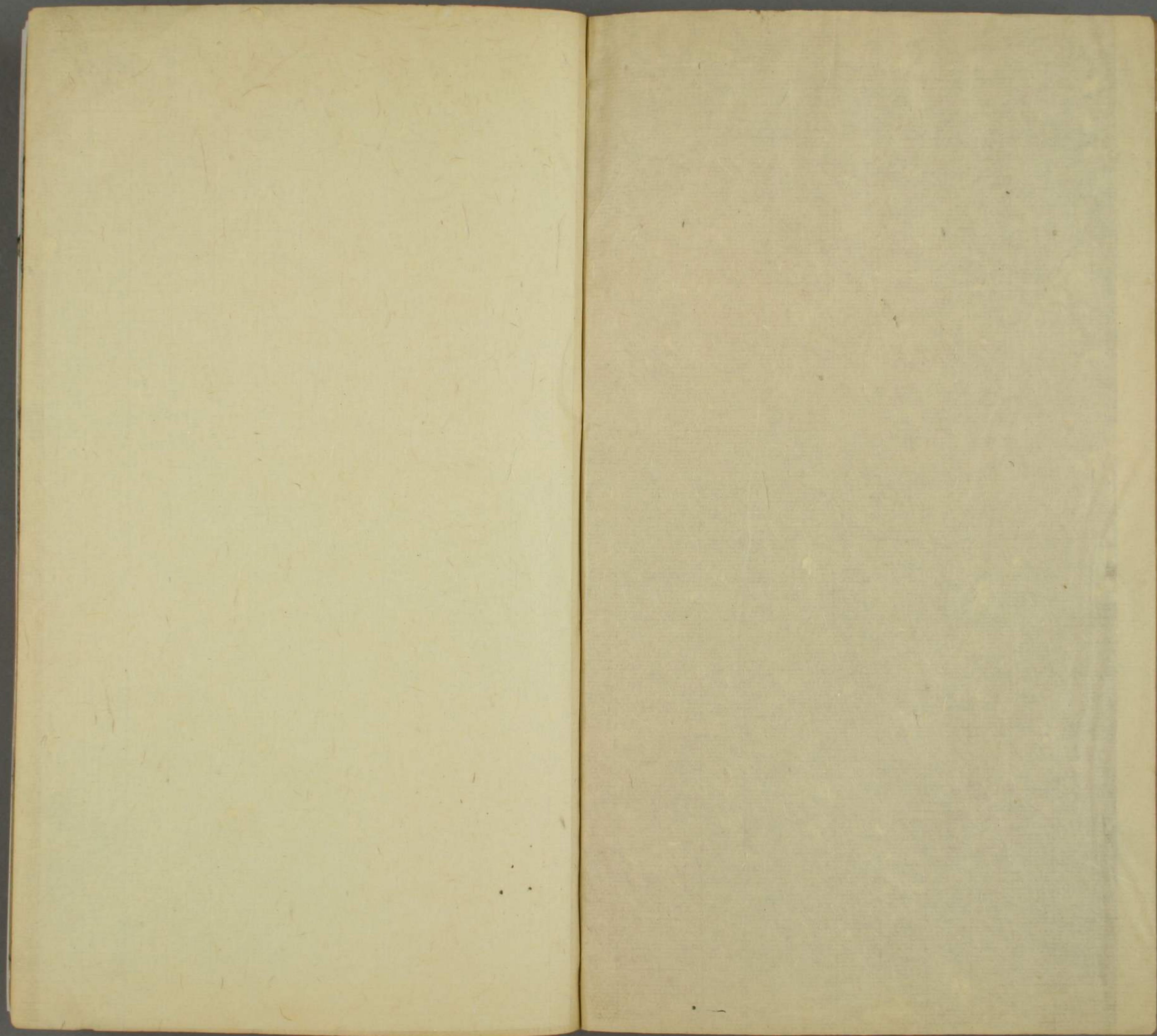


特別
16
2875
8





門 16
號 2875
卷 8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四

齊郡馮琦用韞著



進通鑑直講

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

以漢太公呂后歸

漢王立子盈為太子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

稷

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 凡二條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 凡二條

二子集

目錄

昭和二十八年
七月七日
購求

楚圍漢王於滎陽范增死 凡二條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

信軍遣信擊齊 凡六條

置酒南宮

帝西都關中 凡二條

以曹參為齊相國

封雍齒為什方侯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

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凡二條

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十年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 凡二條

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討之 凡二條

十一年後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梁王越廢徙蜀殺之夷三族

帝有疾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 凡三條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誅長

安

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

項羽旣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又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于江南都郴

按自古帝王之建都或居中原以朝萬邦或阻一面以制天下未有思還故鄉徒誇一時者也項羽旣去形勝之邦又殺忠謀之士終以覆滅不亦宜乎懷王雖項氏所立然君臣之分已定却乃擅自遷徙陰謀殺害後來曹操遷獻帝於

許而篡漢朱溫遷昭宗於沛而篡唐皆羽之餘謀也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爲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

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爲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爲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間往從呂后兄周呂侯於下邑收其兵

按漢王以諸侯破楚彭城項羽國都旣破棄其大軍而獨引兵三萬以趨戰此兵法之所忌也使漢王能自戒慎以保萬全天下指麾可定矣却乃一勝而驕置酒高會此怠彼怒遂至敗北雖大風晝晦適有天幸然亦危矣哉兵勝難恃

志驕難持是可爲戒也

漢王立子盈爲太子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
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
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夫漢王當倥偬之際先立太子建宗廟社稷留
重臣以居守規模可謂宏遠矣蕭何計戶口以
足軍餉其功業爲漢廷第一當是時漢出兵常
數十萬而蕭何以關中給之未嘗乏絕況以天
下四海之大誠得忠實任事之臣悉心經理尚

何憂軍餉哉

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凡二條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
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
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
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
喜乃敢遂下

按李左車之言乃萬全之策使陳餘能用其謀則漢兵必不敢冒險阻以進矣韓信知不用李左車而後入趙劉濞聞不用鄭度而後入蜀善用兵者必先間諜是以知彼知己而舉無敗事也

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按韓信開壁大戰佯棄旗鼓乃勇而示之以怯

背水立陣殊死力戰乃怯而能使之勇何兵不可用乎人君欲破敵制勝則當先求智畧忠勇之臣矣觀其對諸將之言則知所將者原非素所訓練之兵然以計用之使人自爲戰尚能取勝况於以本地將官統本地兵馬而一遇有事輒稱無兵何不引信事觀之也然則人主患不得如信者爲將耳有將則自然有兵矣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凡二條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

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萬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

按漢高收天下之才以摧強楚捐天下之半以馭英雄如此器局識量真是豁達宏遠矣子房舉三大將卒以成功蓋三人皆自爲戰子房未嘗遙授方畧而所以駕馭三人之方畧則時時

爲漢祖言之此子房之運籌帷幄非後世遙度
中制者比也

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
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
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臯

按漢王之待英布初則故爲侮慢以折其氣繼
則厚爲賜予以結其心昔人所謂識先後著者
信矣大抵待才將與賢臣不同待才將則禮不
必隆而賜不可不厚待賢臣則祿不必厚而禮
不可不隆故文武各得其心而才賢爭竭其力
也

楚圍漢王於滎陽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
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爲人
意思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
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
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
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
爲大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
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

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
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按自古欲敗人之國者必先離間其君臣秦間
李牧而趙亡漢間范增而楚破蓋君臣之際有
間則離有疑則敗若項羽能推誠任人則雖有
反間何從而入哉陳平此計雖屬詭詐然楚漢
興亡實決於此捐金四萬不問出入蓋務大計
者不惜小費也

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
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而韓信
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
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
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
軍成臯

按楚漢之勢韓信在北彭越在南而漢王或阻
成臯或出武關自古取天下之全策未有如漢
者也當是時漢謀臣最多而此策乃出一說士
之口故董公請討項王轅生請出武關酈生請
取敖倉漢王皆能聽而用之古稱漢屈羣策信
哉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凡六條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按漢王屢戰屢敗意氣不撓馳入趙壁奪韓信之軍一以益已之弱一以防信之強駕馭操縱何其神也當韓信破趙時已說驅市人而用之及其既勝輒爲漢王所奪而又別發兵以戰戰又輒勝蓋漢王之將將信之將兵並可謂高出千古者矣

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敖倉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使劉賈盧縮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按漢以取敖倉而勝楚以燒積聚而敗可見積

貯至重而軍食不可缺也兩軍相當先退則爲人所乘故寧有進無退楚漢相拒漢欲退矣酈生以爲不可而燒楚積聚曹素相拒操欲退矣荀彧以爲不可而斷紹糧道自古用兵成敗其幾實決於此

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

按項羽此時大事已去當其啞啞叱咤千人自廢何其壯也及其悲歌慷慨泣數行下何其憊也蓋用智謀者智無時而窮恃氣力者氣有時而盡故定天下者必有大德大畧而力非所恃也

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

固決死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

按楚漢相持楚常勝漢常敗楚常戰而數處受敵漢常守而三面撓之漢善用不勝而楚不善用勝楚之亡正是戰之罪耳乃謂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豈不謬哉

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

按自古成王業者必先立根本如高祖得關中便立社稷令重臣居守故敗而有所歸歸而可以復振羽以八千之衆渡江而彭城千里未有所付烏江之敗非不欲歸知其歸而不可復振耳然則有天下者可無急根本之圖哉

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之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畧在楚者皆歸之

按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乃復以禮收葬爲之

發哀又赦其族屬蓋有君人之度焉獨封項伯
爲列侯不可以風示天下耳蓋項伯於漢則爲
有德於楚則爲不忠卽位之初正宜明示天下
以君臣之義惜哉其得於丁公而失於項伯也
至於賜姓劉以亂族屬尤不可以爲訓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吾所以
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
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
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

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
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
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者也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羣
臣悅服

按高起王陵之言卽韓信登壇之對張良固陵
之謀耳漢之得天下由與天下同利一時豪傑
皆爲利所驅使而就高祖之駕馭兩人之對蓋

亦確論而未窺其大也至若高帝用人之論則帝王之見迥出尋常矣自古用人則裕自用則小項羽所以敗者由於自用漢王所以興者由於用人而所以能用人者由其自謂不如人耳人臣以才能爲能人君以用才能爲能三臣能爲可用而高祖能並用之則所謂不如其臣者乃所以爲高出萬萬也

帝西都關中

凡二條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洛陽天下之中也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按自古帝王必先據形勝之地爲都邑以制天下婁敬勸高帝都關中後來七國之變不能有損於漢卒如婁敬扼吭拊背之言如敬者可謂知天下大勢者矣然敬以一戍卒脫輓輅而直

達帝所得從容以盡其言則側陋之言寧有不通而草茅之策豈有不舉者乎

上至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

按韓信一見高祖拜爲大將君臣極爲相得只因求立齊王嫌隙漸生蓋信恃功而挾其上高祖任術而疑其下信之擒不在雲夢之遊而在躡足附耳時矣故保全功臣者必使無不酬之功無可挾之勢如光武之待鄧賈足爲法也

以曹參爲齊相國

參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按蓋公教曹參之言本於帝王寬簡之訓施之大亂初定之後尤爲相宜大抵清靜則省事煩苛則多事多事則民擾省事則民安唐人陸象先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意亦如此

封雍齒爲什方侯

上巳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
封上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
何語留侯曰謀反耳

按沙中之語原未必真是謀反若真是謀反張
良何待高祖之問而後言哉只見此時賞罰未
合公論人心頗有不平不平之中事端易起遂
乘機以此悚動高祖一以明公平之體一以安
反側之心納約自牖可謂忠矣

今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
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徵魯諸生共
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
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度吾所能行者爲之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死者未
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無汗我通
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
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
可試觀矣上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

按禮者原是治國平天下之要俗儒不達本原是古非今遂使人主苦其難而厭棄之叔孫通謂因時世人情而爲之節文其言良是惜其所定未必盡合于禮耳若謂積德百年而後禮樂可興則百年以前所爲何事乎魯兩生泥古而不合時叔孫通達時而未必合古楊雄乃謂魯有大臣兩人過矣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上擊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

按漢高祖使十使覘匈奴又遣婁敬以往可謂慎矣然竟不聽婁敬而信十使甚哉料敵之難也故邊圉之事最重間諜最謹奏報間欲密報

欲實而決策欲審則庶乎無敗事矣

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敬封爲建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至十一年信伏誅

按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身經戰陣久矣白登之役猶爲匈奴所欺非陳平秘計幾不得免况於承平之世遙制而懸斷之安能得虜情而中事機乎故禦夷者要在選任良將謹守封疆非真有萬全之策慎無以出塞爲嘗試也

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初上自平城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早上箕倨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國賴帝得復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栢人貫高等壁人於廁中上欲宿心動而

去至是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

按凡書某人廢有罪之詞也貫高等不能忍小辱而謀大逆趙王便當執而誅之却從嚙指出血隱忍不以上聞則雖不與謀而其罪自有不可逭者高祖過栢人心動而去天寶啓之不然則高之謀成而帝危矣蜂蠆有毒人主起居可不慎哉

十年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按史臣稱高帝因寵戚姬而欲易太子以理度之不然高帝是開創英主豈肯如是係戀如果是真則周昌之言正觸其所忌何以不怒且父子之間豈賴四皓爲之羽翼始見親愛哉特因春秋已高太子柔弱呂后甚有機權兼多親戚

所以遲回猶豫而未決者誠慮異日呂氏之禍耳畢竟所以不易者見得人心歸附太子便可繼承大業而不必易也若周昌執義彊諫可以稱忠高帝笑而從之可以稱明矣

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以上侮嫚士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爲書卑詞安車因請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

至客建成侯家

按四皓至而太子定以此見高帝先欲易太子者非私愛也蓋四皓是天下最難致者四皓且至可見人心盡歸人心旣歸可見大統可繼故遂一定而不易耳此高帝之本心留侯之善導也不然豈有帷幄之臣所不能爭而山林之叟乃能轉移如此哉

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討之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言豨賓客甚盛

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

按漢初功臣自疑而反者三人韓王信陳豨盧綰皆以有自擅之權加之以可疑之隙遂成叛逆非其本心故明君馭臣有功則厚加爵賞而不使操重以抗君有罪則明示處分而不使蓄疑以自敗若夫漢高一至邯鄲便知勝敗料事之明亦千古僅見者也

今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明年大破豨軍後二年太尉周勃誅豨代地悉定

按高祖以邯鄲兵破陳豨光武以二郡兵破王郎皆不待徵集天下兵馬而以一二郡兵遽能成功蓋定變在多筭不在多兵必欲盡待徵集即恐緩不及事後世乃一鎮有事便調各鎮兵馬去古人定變之略遠矣

十一年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適趙代過辭信
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
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
詐言豨已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
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

凡書殺殺無罪也信既謀反何爲以無罪書蓋
信之反始于漢帝之疑心出自舍人之讎口未
必盡實也豨之反因案問其賓客乃始有謀辭
長安時未有此心也信何敢輕與之謀反長安

一故侯有何權勢有何兵刃便能從中而起且
信問兵有智果爲豨畫策必教以拒邯鄲阻漳
水不坐坐而成擒矣觀呂后令人告彭越反安
知信之見告不與越同乎漢得天下大半皆信
力縱使信真有罪獨不可少留一二子孫以報
其功乎乃至夷其三族漢亦寡恩矣然信於蒯
通之說始不能執而誅之及至將死又悔不用
其言蓋信雖未必反畔然亦非忠臣也

梁王越廢徙蜀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請

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爲擒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赦爲庶人傳處蜀至鄭逢吕后從長安來王爲吕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

按漢誅功臣三人英布最當韓信功大而罪有可疑至彭越則明知其無反計矣被誣見廢又使人告而誅之此功臣所以解體而強臣所以自疑也漢真少恩哉

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按高帝雖不事詩書而其雄才大略規模宏遠亦自有與詩書暗合者顧當時號爲儒生者皆

迂濶俗儒所言皆詩書之糟粕泥古而難通故
高帝先輒嫚罵惟陸賈頗達時宜卑論儕俗故
高帝悅之然賈亦非真儒其所著書不過戰國
縱橫之餘論其於帝王經綸天下之大經大法
實未有聞也若以高帝之英明能留心於學問
而又得真儒佐之則其功業豈止是哉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
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
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
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
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枕獨不見趙高之
事乎帝笑而起

按樊噲之言憂深慮遠備極懇切乃至排宮門
而入蓋亦其忠憤所激也排闥牽裾伏闕碎首
若非人臣常禮然忠臣行之不以爲激明主聽
之不以爲嫌誠諒其心而取其言耳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
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

大夫賁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招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

按英布之反起于韓彭之誅韓彭罪狀原未明顯漢徒以疑忌誅之以致人人自疑相繼反畔甚非所以保全功臣也至欲遣太子將兵討罪則又非所以保全太子向非四皓之策則太子幾危留侯之功誠大矣

留侯病自彊起見上曰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之時叔孫通已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荊荆王賈走死擊楚楚敗布遂引兵西

按高帝躬自討賊命太子居守其慮甚遠征項羽而蕭何傳太子以守討英布而張良傳太子

以守若高帝可謂知根本大計矣

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

按高帝欲易太子因四皓爲羽翼而止夫高帝勢力豈四老人所能抗而帝意反因以挽回者誠以四皓旣至則天下人心盡歸難以一人之私意拂天下之公心耳然太子雖定而呂氏戚姬之讐遂成而不可解故善處家庭者必使嫡庶兄弟之間各安其分而無一毫嫌隙之端然後兩全而無患矣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宴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

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嬖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按人言噲黨於呂氏將以兵誅如意之屬未有顯跡也何名而遽誅之呂氏欲甘心於如意何必藉樊噲之兵乎且以疑似而誅及其親戚噲之誅爲如意也隙不益深禍不益重乎噲手握強兵而發二使入軍中誅之幸噲不及使噲如陳豨盧縮必且有變高帝此舉於聽言處事兩失之矣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四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五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孝惠皇帝元年太后殺趙王如意

二年相國鄼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凡二條

立原廟

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

為恒山王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遺詔產為丞相祿女為帝

后審食其為帝太傅

凡四條

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匈奴復請和親

除秘祝凡四條

十年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凡二條

二年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為丞相凡二條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

以備之凡二條

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

舒為江都相凡八條

以公孫弘為博士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法凡四條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

朔方郡

三年以張湯為廷尉凡二條

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

六年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

降匈奴

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衡山侯賜謀反自殺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

孝惠皇帝元年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醪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按呂后殺如意而虐戚姬慘毒可恨然亦由高帝不能善處當其楚舞流涕之時高帝固知戚姬有此禍矣始於偏私之愛遂有廢立之謀一有廢立之心便無兩全之理以偏成嫌以愛成禍孰若長幼各得其序嫡妾各安其分之爲得哉惠帝見太后之虐自當苦諫諫不聽則亦徐爲調停處分見不及此乃日淫樂不聽政曰終不能治天下是以父之天下與母爲懟也亦不得稱孝矣

二年相國鄼侯蕭何卒以曹參爲相國

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日薨謚曰文終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

按惠帝與蕭何問對之言其命相可謂審而薦賢可謂公矣曹參勿擾市獄之論其待姦人似過於寬然實有深意蓋姦人不可縱亦不可擾若操之太急處之過嚴則人將有所不堪而以

不肖之心應之矣相一國且然而况治天下者哉

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爲丞相吏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按蕭何曹參有隙而何所推薦惟參參既相一遵何約束不懷舊怨不存成心惟求便安國家此真古人純忠不可及處至其用木訥之吏罷深刻之言亦足以崇渾厚而杜浮競宋李沆云勿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意亦如此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按禮稱祭不可數原廟之設非也况原廟之設

北海集 卷四十五 五
本爲掩飾復道之非叔孫通導其君文過遂非
其罪大矣人君既有過舉不妨與天下明見之
而明改之自可復於無過日月之食何損於明
而乃曰人君無過舉豈不謬哉

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以朝爲恒
山王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
壯卽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失
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
殺之立義爲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弘及淮陽王武濟川王太皆太后所名惠帝之子
按吕后以一婦人臨朝稱制育他人之子於宮
中亂宗支而滅血嗣生殺廢立易如反掌漢庭
於是乎無人矣母后治一國自秦太后始母后
臨天下自吕太后始若使高帝嚴立宮闈干政
之禁只以平勃輔佐惠帝何至有此吕后之罪
誠不容誅而高祖貽謀亦有所未盡也

秋七月太后吕氏崩遺詔產爲相國祿女爲帝后審
食其爲帝太傅

初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轍掖卜之云

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誠曰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至是崩

按呂后以母后之尊稱制臨朝其視殺趙王如意輩如孤雛腐鼠然倉犬之見竟至不起其事畧與齊襄見豕人立相同雖云近怪然亦足以明天道之好還矣產祿握兵爲謀叵測蓋產祿無兵則不能自全平勃無兵則不能定亂國家兵柄所係大矣哉

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按呂氏之禍始於王諸呂時平勃身爲將相阿意曲從以至釀成禍亂乃束手無策徒令酈寄給之設使祿不可給軍不得入則劉氏危矣安在全社稷定劉氏乎故大臣當以王陵爲法不

可順從於臨事之時而僥倖於有事之日也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急而一之則為大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繁姦錢日多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
 按錢法之設原以便民但官鑄則利權在上私鑄則弊端在下夫示人以為奸之竇而徒嚴懲奸之法則法雖重無益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又非但錢法一事而已

不如收了
 乃有
 破法

賈山亦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是吳鄧錢布天下

按賈山之言不見聽從吳鄧之錢流布海內自古未有貴幸壞法而忠臣正士得申其議者也後來吳王竟以反誅鄧通亦以餓死蓋強宗必至覆國驕臣必至破家亦理勢之自然耳以文帝之賢不免有此况後世乎

何國者法

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與居以為儆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王憤恚不食死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謚曰厲王以列侯葬雍置守冢三十戶

按淮南王謀反見廢而死自是法紀當然而在

文帝兄弟之情則有不能安者當其曲意以從亦不過厚之耳厚而至於驕驕而至於橫橫而至於逆逆而至於誅雖淮南之自取而帝之所_{以處之者亦未盡善也}

匈奴復請和親

初冒頓遺漢書願復故約帝報書至是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至降單于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

有
至
善

夫漢遣宗女下嫁本欲以結匈奴之和而中行說降虜反以遺中國之害蓋自古夷狄不足以害中國惟以中國之人出而輸情教虜勾虜犯邊然後能為中國患耳

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按天降災異原欲譴告人主故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秦乃設為秘祝移過臣下欺神媚上孰

大於此文帝下詔除之惟知引咎修德所以能克當天心永延漢祚也觀秦以秘祝亡漢以除秘祝興人主禍福蓋必有所召之矣

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

按賈生手足倒懸之喻可謂痛切而文帝始終含忍不肯征討蓋不欲以中國無罪之民爭勝於夷狄耳然匈奴不以為恩反以為侮雖有金

使乎沙在
今日悲涼
那

絮采繒之贈而寇掠之患無歲無之蓋夷狄可
以威服難以恩結惟恩與威兩當其機和與戰
兩握其權然後爲制禦之長策耳

今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
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
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
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
爲長太息者此也

按自古耗天下之財者莫甚於奢侈奢侈之極
必至僭越奢侈之弊必至困黜以文帝之恭儉
而猶有侈靡之俗如賈生所言者况後世乎君
人者惟示之以禮先之以儉而佐之以法禁然
後風俗可得而移易也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
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
故貴大臣定有臯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
就而爲之諱也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下不
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人臣
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可以託不御之權可

北漢書 卷四十五
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待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按賈誼敬大臣之說論事明確深切時弊蓋自秦尊君抑臣之說興而世遂不復見古上下交大臣則是自輕其國事自褻其股肱也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聖人之言萬世所當法也

十年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按文帝此舉甚是剛斷又且從容內不傷母后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謂得情法之中矣然猶有未盡者恨不早爲置賢師傅而使之典兵干政耳至於驕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將何及哉故人君待外戚教訓而裁抑之乃所以保全之也

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

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
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
其餘肉刑有以易之具爲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
諸當髡者爲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爲城旦舂當劓
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斬右趾及殺人先
自告及吏坐受賄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
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爲城旦舂者各有歲數
以免制曰可

按文帝除肉刑之詔詞意惻怛可謂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矣然定笞罪至三百五
百而用刑之吏不審立法之意犯者多至傷生
至景帝減笞數定笞令而後文帝之法盡善而
無遺憾總之皆以行其不忍之心而已

二年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爲丞相

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
從高帝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爲丞相

按文帝不相竇廣國後人亦有譏其不當避嫌
者其實文帝未爲失也廣國雖賢而申屠嘉之
廉直亦豈出廣國下乎均之爲賢寧取無嫌者

用之耳且保全外戚不使干預政事自是政體合當如此以此爲訓而後猶有霍氏王氏之變乃知文帝之慮深遠矣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傍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卽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按文帝寵鄧通原非美事然以寵幸之臣聽宰相切責困辱大臣得行其法幸臣不得行其私故鄧通雖幸竟不能害一人壞一政者以有守正之大臣而帝能容之耳申屠嘉折辱鄧通而文帝容之則治世事也孔光諂敬董賢而哀帝嘉之則亂世事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掠甚衆遣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

按匈奴犯邊尚在遠塞而文帝遣兵命將已屯近郊蓋以伐胡虜狡獪深入之謀亦以振京軍偷惰不習之患惟平時有兵有將故可臨時卽遣若後世兵政不修軍禮不講臨時無將乃始咨求臨時無兵乃始召募欲其杜邊患壯國威難矣

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爲中尉

按亞夫軍令嚴肅文帝皆一一聽之至爲按轡徐行改容式車將兵將將可謂兩得後來承平之世武備廢弛將官一味趨承求人喜悅卽有一二有能之將亦爲文官窘辱文法束縛絲毫不得展布何以整齊士卒何以振揚威武穰苴修軍禮而齊強周亞夫肅軍令而虜退所以兵法說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馭將者尚三復於此云

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按董子對策首舉天人之際深爲明切蓋天之愛人主不過如人主之自愛人主自愛其國家豈有忍使傷敗者只是自恃承平見謂無事卽有興亡治亂之戒以爲未必然卽有災變怪異之事則又以爲偶然故馴至於亂而不自覺耳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疆
勉而已矣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按董子以學問行道歸之勉強此二者原非高
遠難行之事何待勉強只是宴安既久積習爲
常則反視學問爲迂闊視道德爲拘檢必須黽
勉奮起一番然後可以勝偷安逸欲之習若學
問漸久道德漸進將有不能自己者亦無俟勉
強矣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
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
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
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
也

按仲舒第一策勸武帝更改秦法圖新治理之
意然繼亂世者則當新化理繼治世者則當求
舊章當治之方極亂之將形則當釐弊蠹懲玩
愒以求復祖宗之舊蓋時弊必不可不更祖制
必不可不守惟在人君化而裁之耳

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

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按仲舒論爲政先於教化求賢先於養士可謂探本之論蓋古人所養卽所用所用卽所學故得實才實學之士而用之後世教法不立徒事空文及其居官治民又與平昔所學全不相蒙此人才所以不逮古人也欲興學育材者當三復於董子之言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按仲舒之言卽後世資格之法賢愚同滯真僞

不分益弊政也。然不循資格則銓敘者易爲偏私。登進者益滋奔競。亦勢所必有者。惟循資以用中人之材。破格以待非常之士。而在上者以大公至平之心。主之則百官各得其職。而羣才各效其用矣。其所謂歲貢二人。卽後世薦舉之法。貢賢者有賞。貢不肖者有罰。卽後世連坐之法。蓋賞罰其舉之之人。則薦舉不敢不公。不敢不慎。薦舉公且慎。則是非明。舉錯當而賢才出也。

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

按仲舒積善積惡之喻。是千古至論。凡人情皆明知不善之爲非。但以善小而無益。惡小而無傷耳。及其事復一事。日復一日。積蓄既久。將有極重而不可返者。故志在善則積善。積善久則不善無由入矣。志在不善則積惡。積惡久則善亦無由入矣。考其終惟視所積。揆其始惟在所

志故聖學惟在於定志也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將以裨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裨當用此也

按董子補偏救弊之言非但繼亂而道異者為然即繼治而道同者亦有然者蓋祖宗法度流傳既久或有廢弛或有錯誤或有便於先而不便於後者一切循之一切更之皆非也善為治者惟在振飭釐正以求祖宗之舊而勿使蠹生其間則可為萬世而無弊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漢家承秦之後士習申韓蘇張之說者皆在所舉故仲舒請禁絕之使聖道不雜於功利六經

不晦於異端此其所以為醇儒也。至今百家滅息而孔子之六藝如日中天則伸舒之功在萬世矣。蓋人情好異高才之士喜於因難以見奇。故往往舍正道而趨於異。人見高才者且為之。故靡然從風耳。若非人主嚴立禁約別白黑而定一尊何以一道德同風俗乎。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天子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

暢快直

賢良徵弘久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圓融委曲之士既易受知於人主亦易見容於衆人。守正養高之士既難結人主之知亦易取同列之忌。弘始與轅固並徵而固罷歸後與汲黯同列而黯外補曲學易售直道難合。蓋自古歎之矣。

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大說之嘗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其言皆聽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

伏奸如此
3

北海集 卷四十五 三百四十一
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多詐不忠弘謝
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益
厚遇之

按弘與黯言事弘常見親而黯多忤喜諛惡直
自是常情但人臣趨向只看人主喜好何如耳
諛者見親直臣自退人臣何苦不隨順意向以
取富貴雖有當言者亦只緘默有不當爲者亦
只順隨此乃人臣不忠之利非國之福也故明
主必虛懷納諫獎進忠直懷情不盡語言不一
者皆有重罰所以勸朴忠而杜欺罔也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
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
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
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
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按漢世舉孝廉之法最得移風易俗之本蓋孝
是立身第一義武帝特下詔旨而又嚴不舉之
罪則舉薦自然公正實行自然上聞故漢之風

俗最爲近古。後世取士不論孝行。但取文義。居官不首廉潔。但取才華。去古人之意遠矣。

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內。北攻胡南。攻越宿兵於無用之地。十有餘年。及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燹畧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按自古人主好大喜功。皆是臣子導之。嚴安所言當其情矣。蓋中國強富。則人主利在無事。而人臣利在有功。及夷狄侵侮。則人主欲其建功。而人臣欲其免罪。故強則生事。弱則避事。邊境不安。其原在此。人主知其情而善駕馭之。則不至失策而敗事矣。

無終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卹。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之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

按徐樂土崩瓦解之喻真是千古名言所謂土崩者民心失也土至微細彼此相附則高相離則崩民至衆多上下相維則附相離則變未變則視之無形一變則救之無及無事則小事亦無有事則事來不小故王天下者以得民心爲本而欲得民心惟有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已

關者關東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

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

按徐樂謂歲不登及有邊警而憂民之易動其言甚關係治亂安危之機蓋民窮困則易怨有邊事則易擾以擾乘怨致亂之道也三人奏書卽時召見故能鼓舞豪傑通達羣情如此用人誰不自效卽此便是爲政安民張本此人君所當法也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以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按武帝此舉說者以爲好大喜功虛耗海內然不一勞者不永逸因城以守寓兵於農可以絕匈奴窺伺之心可以養中國全盛之力蓋出塞之師或可以已而朔方之城實爲便計事有且勞且費而不可省者此類是也

三年以張湯爲廷尉

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兒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說之

夫廷尉天下之平也天討有罪卽天子尚不得私况窺人主之喜怒爲刑罰之輕重其有能得

其平者乎凡人主有所重奸人卽乘之以關其說其說旣售人主信之不疑然後假上之愛憎以自行其恩怨人主但知彼之順已而不知己之喜怒反爲彼用人各有見豈有事事相合之理人主但看己意所出卽應之如響者必奸臣也

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按汲黯持大體張湯好小苛黯之正直足以自離於人主而湯又以辯口濟其巧心辯口可以折異議巧心可以順上旨故黯終不能勝湯耳漢臣王嘉有言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慧深刻也湯之謂矣人君御臣邪正之辯可不謹哉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

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嘗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上從之

按公孫弘開閣待士猶有集思廣益之意若其外寬內深欲以事陷汲黯而誅之則險刻甚矣賢如汲黯公孫弘假之以治內史而欲陷之武帝借之以治淮陽而實遠之明知其賢而明重之陽引以爲重而實陷且遠之正士之立朝難哉

六年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

青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職雖當斬將然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爲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爲驃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爲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

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

按自古名將皆以闔外自專誅賞自出取勝破敵而衛青不敢擅殺一有罪之裨將然亦卒能成功其故何也疏附之臣初受事任則名位尚輕不專則愈輕若夫屢立戰功內有根蒂則事權已重專之則愈重處太重之勢而能謙抑挹損此衛青所以能保其成功也

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是時漢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按漢之賞功費至黃金二十萬金物力之盛後世未嘗有也然猶不足而至於買爵贖罪人因貨而得爵因爵而除吏勢必重取於民以償所費而吏治愈墮民生愈困矣故人君欲興師旅先料理經費若業已舉事而費用浩大財既不

可卒辦事又不可中止則不但賣官免罪勢所

必然抑且厚征多取無所不至矣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初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因太子遷欲殺漢使削二縣安耻之反謀益甚賜與安不相能聞安有反謀恐爲所并亦結賓客使陳喜等爲反具謝病不朝至是安日夜爲反謀中郎伍被曰可僞爲詔徙郡國豪傑於朔方盡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卽使辯士隨而說之

按淮南衡山反謀皆起於結賓客而奸人因而誘致之耳然其所爲謀者不過欲詐徙民於朔方以恐動百姓而乘之以起可見凡征調擾民之事皆民之所懼奸人因以爲資者也若安靜無事或有事而用之得人行之得法不致大擾則奸人無以飾其詐而邪謀寢矣

安又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卽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於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會太子謀殺漢使事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

決被自詣吏告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
劉王后太子伏誅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
於衡山王子孝家孝先自告公卿請逮捕賜治賜
自劉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
侯二千石豪傑死者數萬人

按武帝之臣惟弘最稱上意而最寵任黯屢忤
上意而屢賜告外補然淮南之謀不畏寵任之
弘而畏屢賜告外補之黯何也凡推魯戇直之
人執德不回就觸忤之中轉有可信在人主面
前尚且堅執更有何利可以牽動何人可以搖
惑若阿諛遷就之人委曲多端就委曲之中便
自可疑在人主面前尚且支吾變轉後見大利
大害豈有不趨避之理此弘所以見輕而黯之
所以見重也人臣覩此則知所以自處人君觀
此則知所以任人矣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天子聞諸
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
廣地萬里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
騫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終

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

按漢武好大喜功有三曰伐匈奴通西域事西南夷伐匈奴意在圖邊境之安通西域意在分匈奴之勢此兩事皆有利有害有得有失惟通西南夷一事欲求外國之物却勞中國之人有害無利有失無得彼其謂廣地千里威德徧四海夫使中國之民不安其生却要威德徧於海外何用唐太宗有言中國治安夷狄自服此語可為法也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五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六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匈奴渾邪王降

凡二條

四年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

凡三條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

凡四條

五年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凡二條

二年張湯有罪自殺

凡二條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凡三條

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凡二條

六年平南越置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元封元年帝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

復東北至碣石而還

至是巡狩所過

三年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五年詔舉茂材異等

二年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

四年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帝如甘泉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太后發兵

反詔丞相屈釐討之 凡十四條

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 凡二條

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

尉 凡三條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賀昌邑哀王髡之子 凡三條

既定議 凡四條

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按衛霍窮兵黷武昔人論之詳矣然霍去病所以成功者以所將常選故敢深入以此見兵貴精不貴多也若後世兵不選擇老弱居半至所稱選鋒精騎則又以衣糧之厚輕狗請託則兵

安得有用而將安得成功乎竊謂如衛霍窮征遠討必不可爲而其選將練兵則可法也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渾邪王降漢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按武帝欲斬一令汲黯乃謂斬臣民乃出馬言語直戇最易激人主之怒武帝却默然不爲動蓋帝於黯之言未能盡用而未嘗不優容未能無忤而未嘗加罪譴世但知汲黯之直而不知有武帝之明故黯得效其忠悃耳

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問曰夫匈奴絕和親中國兵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又以徵文殺五百餘人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二鹽澤空無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按漢受渾邪之降而匈奴始弱亦馭夷之長策也但因馬不具而欲斬縣令因貿易而斬五百人則非法之平矣汲黯直言帝不能用然亦終不深怒忠言直諫當其合意而容之未難也忤意而能優容乃稱難耳此武帝所以稱明主也四年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索萬金

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

按武帝造幣鑄錢大畧巧取民財以佐上用而已夫不務省費而多取以助其費費愈多取愈衆而天下之財愈索向使師法文景之恭儉何至困乏若是可見人君欲足國者惟有孔子節

用之言大學生財之道而一切權宜衰世之政
勿用可也

於是以齊大煮鹽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僅爲大農
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
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按宋臣司馬光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
官則在民未有上益官而下不損民之理東郭
三人皆上愚其君下剝其民所謂甚於盜臣者
也此等利臣不用則無以佐目前之急用之則
深貽後日之患善理財者不可不權利害之輕
重而慎之於初也

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又
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
算及民有車船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
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
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宴天子忘食丞
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成
指怨之

按武帝所議諸法大槩利民犯禁而沒入其貲
財既奪小民衣食之業又長奸民告訐之風使

民既苦於重斂又苦於重誅安得不思亂也嗟夫當時純臣如董仲舒直臣如汲黯皆棄之於外而入朝奏事至爲忘食者乃聚斂刻薄之張湯湯以一廷尉而天下事皆取決焉蓋人主好利則朝權必歸於利臣好法則朝權必歸於刑臣雖有純臣直臣其如上之不用何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爲大司馬

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令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爲前將軍公孫賀爲左將軍趙食其爲右將軍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當單于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誠以爲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

按諸將出塞青自當單于而徙李廣於別部乃以數奇爲辭如以爲數奇則不如勿遣官以前將軍爲名而不使當匈奴青自居其功而陷人於敗地此千古所爲不平也故人君御將惟當論能與不能不當論數之奇與不奇斯能盡其

才矣、

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單于遂乘六騾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捕斬萬九千級按衛青以武剛車自環而出輕騎擊匈奴此以整擊亂之術也故漢與匈奴戰大畧殺傷相當而是舉縱兵五千斬獲萬九千級則用車戰以全取勝耳後世倣其制而習之亦拒胡馬之便計也

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遂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爲垂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爲庶人

按李廣失道不爲無罪然以七十老將爲人清廉而致令自剄不無可惜况廣與食其同爲後期不急責食其而獨急責廣食其力足自贖得免死廣力不足以自贖卽不免於死人亦何苦爲廉將不爲貪得貪得旣潤身家有罪且可納贖廉將旣甘清苦有罪乃無以贖用法不平乃

至於此是率天下而爲貪也

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蚕食匈奴以北然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按漢武遠逐匈奴通渠置田雖於海內繁費然其雪耻除凶猶足爲烈亦以其時虜騎不如中國強盛而又得名將駕馭而用之故能成功若夫不度彼已之勢未見勝敗之機而輕於一決未必有塞外之勲而先爲中原之擾則又不可不熟計也

五年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黯爲上泣曰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按理民治郡之才易得而正言直諫之士難求淮陽卽難治然以漢廷多才豈必待黯而後能而忠謨讜論匡中朝之過舉抑外藩之邪心非

黷不可顧不留以自輔而棄之外郡自是神仙
土木征伐之事竟無一人敢直諫者而海內幾
亂夫端人正士所關於國家者重矣

大將軍衛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
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
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
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按武帝待衛青公孫弘親之而不重待汲黯重
之而不親然總之冠亦見不冠亦見踞廁亦見
可見古時君臣相親無少間故下易事其主而
上易知其臣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輕其臣
而相隔尤甚蓋有所輕則猶有所重若一相隔
則無復有相親者矣君臣不相接而弊端因之
以起人主可不念哉

二年張湯有罪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郟湯所厚吏魯謁居陰
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
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爲
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爲大奸事
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

變告李文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
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
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
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
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
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湯不謝又
佯驚曰固宜有

按張湯反覆變詐人也以智術伺意旨用意旨
爲法令倚法令作威福竊威福報恩怨武帝不
得湯則無以稱旨旨雖稱而終爲所欺湯不任
智術則無以固位位已固而終爲所戮故人主
得小人不如得愚人人臣與其才而詐不如愚
而忠也湯之罪誠足致死但云與賈人謀事而
分受其利却是文致之詞觀湯歿家不過五百
金則可知矣大抵以詐罔上終敗於詐以法傾
人終死於法非但人事抑亦天道耳

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
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
旣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毋
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

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按湯之欺詐三長史之傾危皆不能無罪但因湯而盡誅三長史因三長史而下丞相於獄致令自殺則太過矣漢武時誅殺過嚴大臣多不得善終不但非所以存大臣之體亦非所以全國體也如青翟者一罷免足正其罪矣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張騫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疆不肯復朝事匈奴今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上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至烏孫久之不能得其要領

按張騫招烏孫居渾邪故地以斷匈奴右臂禦夷之上策也蓋夷狄分則弱合則強匈奴前所以強者併諸小國也後所以弱者渾邪來降昆莫內附也故禦夷之策莫如離之使不相糾聚則易制矣

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

騫報謝是歲騫還到後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

按漢通西域遣使者賜金帛欲以揚強漢之威靈適以褻中國之體統古者四夷來賓萬國致貢然後天子撫而受之如商之氏羌周之越裳是也今彼未嘗求通而我先遣使宣諭彼從之已爲失體彼不從又復損威後來因慢使匿馬以致出師遠討塞外益多事而國無寧息時矣西域凡三十六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旣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按漢武置酒泉武威以絕匈奴與羌相通之路雖於中國勞費然自是制禦夷狄之奇策若愛大宛馬而遣使以求之以至後來興師動衆則大謬矣文帝却千里馬之獻而武帝乃至求之外夷相去一何遠哉

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

欒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嘗往來海

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也

按欒大欲貴其使者以通言於神仙是明欲官爵也令爲親屬待以客禮是明欲尚主也世豈有愛爵祿求富貴之神仙欺詐顯然矣以武帝之明而爲所誑者心有欲故耳若人主清心寡欲便是長生久視之道而奸人亦無以售其欺矣

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明年大坐誣罔腰斬

按欒大以一方士至使人主傾信封侯賜第尚公主其術必有動人者凡仙人不常有而術士常有術士無益於人而往往藉口於仙以欺人主至術窮亦往往伏法蓋凡在耳目常情之外者未有不爲大奸而爲大奸者必先以小術取信如文成五利之屬足以觀矣

六年平南越置九郡

初遣使喻南越王興入朝及王太后治裝其相呂嘉諫弗聽遂發兵反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乃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之南越平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按平南越置九郡於漢不可謂不利然在中國民窮盜起則利不勝害也大抵人主有事於外夷最當慎重宣諭之而不聽勢必反叛彼旣反叛勢必興師我旣興師勢必勞費帝王御夷來不拒去不追豈有遣使喻人入朝者哉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君反殺使者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笮侯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入朝上以爲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按漢武旣定南越復平西南夷總之好大喜功難爲後法然當時戰勝破敵置爲郡縣皆是實事非如後世據土司之微過掩山獠之不備輕

易動衆誅戮無辜而以為功者也。大抵西南小夷原不能為中國害，而常借中國之聲勢。但使駕馭得策，自不煩兵而定矣。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初，東越王餘善請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漢兵臨境，遂反，自稱武帝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僕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尋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按漢武平南越，東越置西南夷為郡縣，兵連歲不解，竊以為其事與城朔方通西域事同，而得失異。蓋朔方不置，則西域不保；西域不保，即無以斷匈奴臂而制其命。此事之且勞且費而不可已者也。若西南夷不服，何損於中國？雖服何益於中國？此事之且勞且費而可已者也。大抵兵事一動，則相因而起。因南越而興師，又因興師而及西南夷，與東越是。以人主用兵當揆事勢之緩急，較內外之輕重，而不可執一論也。

兩言新

元封元年帝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復東
北至碣石而還

凡周行萬八千里

按天子巡狩原是古禮然未有為求仙祭山而
至遊幸萬八千里者供億之浩繁民庶之擾害
可勝道哉穆王以西巡而周衰武帝以東巡而
漢敝故人主必端好尚謹巡幸尊居恭默而天
下治即不仙而壽不祠而福矣

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
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
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
長

按桑弘羊之術無他端賣爵贖罪及籠天下之
利權歸之於上而已賣官則吏治壞贖罪則法
紀墮利歸於上則怨結於下故為國取怨者莫
甚於言利之臣司馬光謂不加賦而用足其害
乃甚於加賦諒哉

三年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先是朝鮮王右渠襲殺遼東東部都尉涉河遣將
軍楊僕荀彘將兵伐之朝鮮相尼谿參等使殺右

巡狩二字
第自辛
子

渠以降以其地為四郡

按漢之破朝鮮固以威聲震動於外亦俟其內變而乘之耳故居股殺餘善而後南越平尼谿參殺右渠而後朝鮮服若夫中無內應前有堅敵懸師遠討而鬪勝負於一擲則不可不慎也

五年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按漢武雄才大畧其用人往往不拘常格咸得其用亦鼓舞英雄之一端也然天下自此多事士大夫遂馳騫於功名不復知有行檢之可貴所損亦已多矣古帝王之用人必明教化以養之表節行以勵之貴賢而賤詐先德而後藝人才眾多風俗醇美其視武帝之用舍何如哉人君用人以輔治者當鑒於斯

二年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

經之乃
上後急
以制此矣
子之術

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按武帝以嚴御下丞相相繼誅死不但傷大臣之體國體亦大傷矣是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開決於丞相而有罪却使丞相坐之東漢政事不歸臺閣有災異則使三公當之輕畀以事而重責以罪豈御臣之體哉至使大臣泣涕不敢受印綬則時事可知矣

四年封李廣利爲海西侯

先是上聞宛有善馬在貳師城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請之宛王不肯遞殺漢使上大怒且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兵數萬人以往伐宛貳師攻郁成不克還屯燉煌

按大宛之役其興師也止爲求馬其命將也止欲侯其寵姬之兄意以無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但以軍旅大事不擇人而授之以數萬人之命博一將之功謬矣

帝如甘泉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釐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

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

按戾太子仁恕溫謹原是令德只因武帝嫌其材不類已皇后太子皆不自安蓋無過則不當嫌有嫌亦不當露稍露意向便爲奸臣窺伺以致江充得行其奸而太子終不能自明以死高祖疑惠帝不類已武帝亦嫌據不類已其始畧相似惠帝無恙而據生變者高祖悟而武帝不悟也

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

按武帝之言不但可以慰安太子其較量時勢斟酌政體無不洞悉真是英主顧父子至親豈有反待外人勸解寬慰之理其詞雖溫其議雖正然有疑而解之不如坦然無疑之爲愈也

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

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毀多

按戾太子得百姓心而反以生嫌者始於多毀所以多毀者以不便於深刻邪臣耳彼邪臣以巧心持讒說使太子受其毀而不知武帝入其術而不覺景帝因郅都廢臨江王事亦類此自古尊用酷吏者不但殃民壞法雖父子之間亦可以得志人君用人可不審哉

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

按戾太子貌有泣涕佯作笑語可謂孝矣武帝知常融之譖而誅之可謂斷矣以明斷之父仁孝之子而終不能不間於邪臣之口甚哉讒言之可畏而佞人之當遠也常融已誅而蘇文復行離間除惡不盡復生亂階皆始於父子相見之疎是可爲戒矣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

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心
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爲警寤
因是體不平

按巫蠱之獄起於女巫入宮中女巫得出入無
禁者以武帝好之也神恠者愚人所易惑而呪
詛者人主所最惡矯誣者既藉禱祠以惑人心
傾陷者必藉祝詛以動主聽自古大獄大亂多
始於此是以人主端好尚以絕欺詐之原嚴出
入以杜宮闈之釁則異端無所售其術而奸人
亦無所藉口矣

上嘗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初
江充爲趙王客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拜爲
直指使者嘗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
屬吏太子謝不聽遂白奏威震京師

按武帝使太子多通賓客以致異端祿進於論
教太子之道謬矣蓋太子只當早令就學而不
當別爲立苑只當早置師保而不當多通賓客
師保不置則心志無由而開明賓客雜通則奸
邪因之而誘引是以善教太子者必使之親正
人聞正言見正事則蒙養端而奸邪杜矣

北海集 卷五
充見上年老恐宴駕後爲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
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民轉相誣坐
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按江充恐爲太子所誅遂造巫蠱之獄誣告而
死者數萬人因此數萬人以漸及後宮因後宮
希幸者以漸及太子至使親父親子不能自明
奸人之術誠巧而禍誠烈矣彼其初奏沒太子
車馬不過欲藉以聳主聽而立奸威業已成隙
則其勢不能中止構成危機乘帝之疑心而入
當其始父子相見之疎本無他意奸人窺見形
跡妄測意向遂開釁端及釁之旣成而帝亦不
能保其初心矣故人主凡事當慎於始也

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
地求蠱又使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
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縱橫無復施牀處云於
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
按巫蠱之獄事無實証跡在影響奸臣之所託
而孝子之所難自明者也宋世子痤梁太子統
皆坐是以死然使人主以理斷之亦無難見彼
曾奏沒太子車馬不有夙嫌乎彼未嘗入宮中

何遽知宮中有蠱氣乎。帛書木人卽是宋伊戾之故智。臨時自埋而自發之耳。以武帝之明而爲所欺何也。

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曰：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補充等窮治其姦，詐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

按江充陷害太子事未實也。石德乃導之以矯制發兵之說，則真反矣。自古禍變多以奸人激之以亂人成之。武帝以奸人將命以亂人，傳太子父子反疎而奸人亂人者反相近，故其禍至。此向使太子得朝夕繼見以端良之臣，傳之自能銷釁於未萌，卽使有釁亦能委曲調護不至生亂矣。

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詐爲使者收補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

按江充雖以使者治巫蠱獄，未有詔罪太子也。而充遂敢急持之者，素見上待太子疎耳。太子

欲見而爲江充所持武帝欲召而爲使者所欺父子之間卻被奸臣間阻欲一言自明而不可得悲哉上下隔絕之爲害也

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按武帝謂太子懼且忿故有此變得其情矣當事之初起太子一見可明武帝一招可定天下事往往當易處之時而懦怯之臣却張大其事以欺朝廷以致坐失機會決裂難收耳目所及尚如此而况千里之外乎故人主聽言不可不審也

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太子引兵毆四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

按戾太子之詐以病困爲辭武帝輕出都城而居甘泉故致有此向使帝在長安江充未必敢

急持太子，卽持太子，亦可以自明。卽使有變，亦無所藉口以號召其衆矣。蓋由父子隔絕，故奸人藉巫蠱爲傾陷之具。君臣隔絕，故太子得藉病，因爲反逆之名。惟人主慎起居，杜巡幸，君臣父子情意流通，則詭詐之謀無由成。非常之變，無由作矣。

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太子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惟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

按武帝盛怒，廷臣無一人敢爲太子訟寃者，而獨出於三老之口。廷臣有慙色矣。漢家有二大事，皆決於田野之老。高祖得四皓而太子之位始定，武帝得三老而太子之寃始白。然與其有三老之辯明，不如有四皓之調護也。

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嘗賣履以給太

子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

按戾太子誠不能無罪然爲奸臣所誣急而至
此三老茂之論得其情矣武帝業已心知其寃
便當明布詔令卻乃遲留不決以致太子自經
皇孫遇害後雖作思子之臺何益於事哉太抵
武帝其始無疎太子之心而有疎之之跡故奸
臣得因而潛窺其後有赦太子之心而無赦之
之詔故廷臣無由而將順是以明主之意旨不
當使人微窺之言動當使天下明見之則奸臣
無所因而窺伺廷臣有所奉而遵守矣

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

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
沸涌留十餘日乃還耕於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
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
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
下者悉罷之

按武帝行年已老海內虛耗已極而後悔過亦
已晚矣論其所爲與秦皇多相類秦亡而漢業
不衰者秦皇不悔而武帝能悔也自古帝王上

焉者無過可悔其次一過卽悔又其次事久而悔其下始終不悔能悔過卽改過能改過則無過矣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嘆邈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按武帝謂天下無神仙節食服藥少病而已其論確矣蓋祀神求仙原無實事養生卻病却是實理人主固不當惑妖妄以求理之所本無亦不當失調攝以戕身之所本有惟有慎起居節飲食保身以保民則可以長治久安不求仙而愈於仙遠矣

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閹閹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

按千秋才器足稱其官未爲不當但以一言取相終是太驟古稱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豈有以

一言而加之羣臣之上者哉。故帝王用人必歷試屢考而後用之。然後可以厭中外之心消躁競之氣也。

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漑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

按輪臺之議去塞太遠誠爲非計。若近塞屯田却是千古禦夷良策。蓋邊事莫善於守。莫急於餉。置兵以守邊而屯田以給食。敵人進不得入。退無所掠。此不戰而屈人者也。後世屯田法廢。有事乃始調兵。應援兵至敵已去。敵去又遂忘備。故虜常得利而中國反疲於戰守。禦夷者當留意於斯。

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按武帝悔過之言極是。禦夷上策。蓋禦夷者惟

在外不失備內不擾民武帝終歲出師而匈奴亦時入塞及其後勸農蓄馬與民休息至昭宣之世而單于降服古人謂中國治安夷狄自服信然哉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傳介子使大宛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封介子為義陽侯

按樓蘭反覆自當有問罪之師若遠不能及便當置之度外豈有堂堂中國而遣人行刺之理所以馭夷者惟有威信兩端揚言使外國而因以行刺後有使命誰不見疑得一樓蘭之首而失中國之信所損大矣世有以介子為奇功者

奇則奇矣但不正耳

賀昌邑哀王髡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仁義之隆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

按昌邑王知王吉之忠而賞以牛肉未嘗無本心之明只是知善而不能從知過而不能改真孔子所謂悅不繹從不改者蓋人當其迷而未悟則猶望其有悟時悟而復迷則無復有不迷時矣古之帝王必曰從諫如流改過不吝不從不改而徒賞之亦何益哉

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王嘗與騶奴宰人遊戲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亡乎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桀紂而得以爲堯舜王說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

北海集 卷四十一 三十一
人侍王數日皆逐去

按昌邑王所以敗者以其昵近羣小龔遂引膠西爲喻可謂忠懇矣蓋人主與端良行義之人處則薰陶久而德日進與讒諂面諛之人處則壅蔽生而過日深雖選郎入侍旋復見逐所謂一暴十寒何益於事然則欲成就君德者惟與士大夫相見之時多則善可長而失可救也

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王到灞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王曰我嗑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按昌邑入繼之初乖違錯謬原無君天下之度代王繼統南面三讓是何等從容昌邑受徵奔馳馬死是何等急遽興廢之機已決於此故人君舉動不可不慎也

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

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

按霍光廢立忠則忠矣而於事不順當群臣失色之始莫敢先發及延年發言之時莫敢後應平居既不進諫效忠及至有變唯唯叩頭惟大將軍令雖昌邑無道而主勢之孤臣節之靡畧可覩矣

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

按霍光此舉史臣列叙甚詳古人慮事周密如

此文帝使宋昌將北軍霍光使張安世將禁旅
蓋宿衛親兵關係甚重後世乃委之紈袴任其
廢弛過矣

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
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於
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羣
臣奏請徙王賀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
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
罪過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
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爲城旦

按昌邑王無道霍光爲漢宗社而廢之其心雖
忠然與其輕廢孰若始不輕立乃不咎已之不
詳審而罪昌邑羣臣之不舉正天下豈有徵王
入繼而本國之臣乃舉正其罪者乎若以不諫
諍加罪未爲不當然王吉龔遂直言無隱當受
上賞却乃髡爲城旦於是乎失刑賞之平矣

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
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
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
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

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
今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樂少府

按王式之對可謂不愧其職矣有王式以為之
師有龔遂以為之臣而無救於敗亡者聽與不
聽耳霍光使夏侯勝授太后以書可見欲省政
事當明經學欲明經學當勤講讀但以太后而
親朝廷之政以外臣而授宮闈之書其事不正
未可為訓也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六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七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凡三條

立皇后許氏

以朱邑為大司農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凡四條

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 凡二條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

庶人 凡三條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蕭望之自殺
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凡二條

帝自將征蜀

十二年大司空通罷

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

蜀地悉平 凡二條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 凡二條

吳漢軍還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凡三條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凡二條

十六年羣盜起

帝如章陵 凡二條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以劉昆為光祿勳

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

于款塞內附 凡三條

遣馬援征武陵蠻

初作壽陵

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以張佚爲太子太傅

三十年帝東巡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卽位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
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
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
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
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乳養日再
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一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
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
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

之也因赦天下

按武帝感望氣之言欲將繫獄者盡行誅戮謬矣使非丙吉之立拒則無辜而死寃酷可勝言哉然吉以治獄之官而抗天子之使不以爲忤而且因以感悟於吉則曰天使之于田千秋則曰高廟神靈使之卽聽言之中具見敬天敬祖宗之意此其所以稱英主也

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復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

按漢宣帝因在民間具知吏治民情頗似殷之高宗後來中興之烈亦畧相等蓋天將降以大任故以事變困苦之耳宣帝雖天資高邁然必藉受詩好學乃成英主明君以務學爲急信哉

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宗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爲陽武侯羣臣奏上璽綬卽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按霍光廢昌邑立宣帝天下將危而復安功則大矣然於臣子之分終是不順延年以無人臣禮責之大義凜然蓋不有光之舉則無以貽宗社之安不有延年之奏則無以明君臣之義宋儒謂延年此舉夷齊後一人而已信矣

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倜爲皇后霍光以後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夫以立后大事而廷臣卽心擬執政大臣之女霍顯之禍實兆於此宣帝求微時故劔旣不忘故舊之情又不紊後先之序又只微示意旨不

露君臣之嫌駕馭羣臣之畧卽此可占矣
以朱邑爲大司農

邑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惇篤厚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祠

按朱邑以太守第一入爲大司農其時能吏甚多而廷議獨重循良才臣甚多而時尚獨重節儉以此見漢之政事風俗猶近古也邑自少爲嗇夫以至爲司農以死終身纔三任耳職任相稱雖久居郡縣不爲淹治功旣成雖擢在大僚不爲驟超遷久任兩法並行故吏稱職民安業名實覈用舍當也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

北海集 卷四十一
按龔遂前以坐罪黜免以丞相御史之薦卽起
爲太守賞罰用舍全無一毫成心故能盡時才
之用收吏治之效也龔遂受命卽設兩端以取
裁於上蓋郡國之錯注全看朝廷之意旨何如
上意堅定而後臣下藉以展布尹鐸爲晉陽以
繭絲保障爲問而簡子從保障龔遂治勃海以
勝之安之爲問而宣帝從安撫下之任事上之
任人皆可爲後世法也

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
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
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

按龔遂以安之勝之取裁於上而宣帝卽以便
宜假之於下在上旣確有主持在下又毫無牽
制故遂得盡其才而勃海以安不然忽言撫忽
言剿剿之未幾而又撫郡中之事旣如亂繩朝
中之議又如沸鼎雖有龔遂之流亦何益於事
乎故寬文法假便宜息盜安民之本也

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
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
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

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按龔遂治盜方畧其大旨在散之而已蓋盜有兩端敢爲叛亂者當勦然不散則法難槩加迫於饑寒者當撫然不散則恩難驟用惟在處之以從容示之以鎮定看事機爲進止故易於成功若一聞有盜便用調兵此旣張皇彼益驚擾龔遂此舉賢於數萬師矣

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按龔遂治齊教民農桑以開其源教民儉約以節其流以致民間皆有蓄積寇盜之區變爲樂土可見天下無難治之郡只看治者之人何如耳後世開墾不盡人力奢侈甚於天災有司又只飾虛聲不幹實事民安得不窮盜安得不起息盜安民當以選擇賢守令爲要如龔遂之事足以觀矣

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

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譏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

按蓋寬饒官天下家天下之語甚爲無謂然以爲意欲求禪則情理所必無之事執金吾比之大逆不道何也人臣言有不當只合置之而不必加以罪如其有罪亦宜使廷臣評其得失法官定其重輕豈有獨付執金吾之理自此端一開而後世凡有觸忤輒下詔獄承望傳會往往以笞掠定之使忠諫之命制於一二武夫之手則宣帝爲之備云

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讐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

之

按蓋寬饒有清忠之節獨以語言微罪至於下吏以大逆劾之此鄭昌所以發憤而論救也寬饒原非誦毀宣帝宣帝亦非肯殺諫臣只因刑餘周召之言爲左右所深忌而鄭昌金張許史之說又足以激其怒而益其毒蓋自古諫人主易而忤中璫外戚難悲夫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爲庶人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

按蕭望之等四人同心輔政既係正人又有正人之助徒以多欲匡正以致與外戚有隙而終於相繼以去蓋自古欲革弊救時者多不便於小人則其勢必角立而爭而君子常不勝蕭望之欲行古制而爲權臣所嫉范仲淹欲革時弊而爲流言所中非人主爲之主持正人亦何以

安其位而行其志哉

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卽位多疾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與高爲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

貴問狀又豈有大臣無上事而召致廷尉已下
廷尉而人主尚不知者乎元帝可謂庸懦而恭
顯足稱神奸矣在周禮內官統於冢宰故多治
自秦以後大臣制於內官故多亂大臣以中貴
喜不喜爲去留中貴以囑託行不行爲喜怒則
未見其可以爲治也

以周堪劉更生爲中郎尋繫獄免蕭望之自殺以宦
者石顯爲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
中郎上器重望之欲倚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

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
 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
 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為庶
 人

按劉更生使外親上變事其心本公而其跡近
 私惜哉其有忠心而慮之不詳也正人立朝甚
 難有毀之而適以害之者有譽之而適以累之
 者人臣建言安可不慎而人主聽言安可不審
 乎

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復奏望之教
 子上書失大臣體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
 不詘辱建白望之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
 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
 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
 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
 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
 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勸望之自裁望之飲鴆自
 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
 殺吾賢傳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
 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為

中書令

按恭顯前使人告望之等其跡猶隱也至是自建議而因遣騎逼自殺則情弊顯然矣帝既惜望之之死自合正恭顯之罪畧加切責旋令視事一師傅大臣之死僅一再免冠謝而止耳元帝責恭顯而卽赦之成帝責五侯而復宥之雖庸主有時而明只是英斷不足古人謂君德以剛爲主豈不信哉

帝自將征蜀

公孫述以王元環安拒河池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殺歙帝聞大驚以馬成守中郎將代之至是自將征蜀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拒廣漢侯丹拒黃石岑彭使臧宮拒岑自將襲丹大破之因晨夜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延岑犇成都王元舉衆降帝還宮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

按漢伐公孫述戰勝攻克所向皆捷然一不慎

而奸計得行殺兩上將以戰勝而驕不爲備耳
善行師者臨事而懼受降如受敵間謀尚不得
行而况刺客乎

十二年大司空通罷

初陳元辟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
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
帝賓臣者霸故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
權及王莽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羣臣
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周密法峻大臣無所措
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今四方尚擾

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勞心下士屈節待賢
不宜使有司有察公輔之名帝從之至是通欲避
權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按陳元之言極得御臣之體人君任用大臣只
當審擇於未任之先不可致疑於旣任之後旣
已委任又復猜疑則議論易生事多掣肘若以
司隸察三公更爲非體三公且不信矣司隸獨
可憑乎古人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此待臣之準
也

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

悉平

先是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與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臧宮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述困急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扼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曾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

按延岑驍猛善戰公孫述所恃獨岑耳岑彭使臧宮拒延岑而自以兵破侯丹丹破而岑走吳漢亦以臧宮委延岑任其三戰三勝而自以兵破公孫述述敗而岑降兩人皆合古兵法所云攻瑕則堅者亦瑕正此謂也

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賜以毒酒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遂飲毒而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

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皓嘉皆自殺捷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旣平蜀譙玄已卒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按公孫述僭竊之國原無可仕之義其用人動以死劫持又非徵聘賢人之禮使其人果賢豈肯爲威所劫爲所劫持而動者又非賢人卽此一事亦足以明述之愚而無道矣光武平蜀旌表忠賢生者錄用沒者致祭所以能使後人興起成二百年節義之俗此人君所當法也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爲冀州牧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旣至詣城門上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

按光武之興傾心歸附始終不失臣禮者竇融一人而已故光武報之恩禮絕厚蓋帝王平定天下不必純用兵革未服則以德懷之使其傾附旣歸則以恩結之不復猜疑此駕馭英雄之

大畧也

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

人君好尚雖微關繫甚重凡肥甘珠玉狗馬音樂等事一有所溺皆足以妨政害治故古之聖王抵璧于山投珠于淵不畜珍禽竒獸所以防其漸也蓋人主玩好之寶一啟則人臣貢獻之路大開所獻之物無幾而民間之擾最大是以明主慎之耳

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當郅惲拒關時他豈不認是光武但京城門禁最宜嚴謹深夜啟閉當備非常故雖天子之詔且不敢奉况其他乎且郅惲以忤旨蒙賞東中

北漢書 卷四十七
門侯以順旨被罰惟論事之當否不徇情之喜怒賞罰如此非明主其孰能之

吳漢軍還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

按論功行賞激勵臣工之盛典也有功必報報功必速光武封功臣于班師振旅之時高祖封功臣于擊柱爭功之後得失相去遠矣將收事權先行爵賞報功防患兩者並行而先後着數具可觀也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陣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蓋兵乃凶器戰乃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天下已定而好戰不已則不惟國家多事而民命亦不能堪矣光武平隴蜀之後不言軍旅實有得於偃武修文之意其身致太平不亦宜乎

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叅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按國家所最難保者惟功臣蓋有功之臣在人則易忌在己則易驕夙閑武畧必非尋常可及之才典領兵權又居危疑可懼之地旁觀既多側目內省亦不自安更令居權執柄多不善終若又擁衆京師爲害尤甚光武不使之典兵權與吏事雖似裁抑實爲保全較之西漢俎醢夷滅之禍相去懸矣故厚加恩寵節收事權萬世待功臣之準也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

按光武令檢覈墾田戶口是朝廷要清理天下田賦使貧富適均糧差有着的德意反爲不才有司奉行不實增民擾害至於如此一法立一弊生自古然矣昔宣帝稽戶口本是善政而有司以僞增蒙賞今光武覈田畝亦是美意而有民朝廷法度未必盡行於有司治天下者欲沛恩澤立法制必須精心講求加意推廣責成循良之吏假以歲時考其功效然後可致故有治法又貴有治人非虛語也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穎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竒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古語云法行自近始蓋左右貴戚人家憑恃城社之威易行漁獵之計雖有明主在上不能無

所假借彼郡守縣令縱強力敢任豈能一一與之抗理而悉置之於法乎如光武爲政可謂公平正大不私其親昵精明審覈不蔽於近習矣而當時猶以河南南陽不可問况於人主或溺而不察察而不斷斷而不公者有司何所稟命而行其法乎

十六年羣盜起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適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按自古盜賊之起始於無以爲生而其久聚不解成於無所逃死羣盜恐解散而不得赦免故互相糾結有司恐奏報而未能收捕故互相蔽匿如武帝之末及王莽之世是也光武聽賊自相糾適則賊黨自疑聽吏禽討爲效則官兵自奮散徙渠魁使安田里則賊旣得免死又能治

生故能變寇亂爲昇平此千古弭盜之良策也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
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
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
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按光武中興之主明察英斷乃欲以柔道治天
下蓋以人主之尊若純用剛斷則臣下有不敢
盡其情而政事有不得其理者故古人說君德
以剛爲主乃是本體以柔道行之乃是作用書
稱剛克柔克君人之道盡矣

帝以桓榮爲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
士論難於前榮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
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又詔諸儒生雅歌擊磬盡日
乃罷

按帝以桓榮授太子經得訓儲之道矣而又親
幸太學辯明經義以儲君之重而議郎得爲之
師以天子之尊而博士得關其說以至雅歌擊
磬盡日乃罷則於崇儒重道之中有明良喜起
氣象後來明帝臨幸辟雍尊師養老其得於光

武之諭教者深矣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筆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筆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按董宣格殺公主之奴乃又不奉詔謝罪此最易激人主之怒光武始而欲殺之者惑於常情也聽其言而卽赦之者奪於正理也自古英明之主驟聞違忤之事未嘗不怒若說得事理明白心中了然旋卽開霽不惟不罪而且加以厚賜則國法安有不行人心安有不肅者乎故終

光武之世貴戚皆知循理守法有由然矣

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按漢高祖幸沛光武幸南頓富貴而游故鄉置酒燕樂自是人情然高祖以沛爲湯沐邑世世免其租稅則有天下而私一邑不如光武所處爲得中也且以天子之尊而吏民得奉笑語宛然天下一家氣象以此推之寧有上下不交而恩澤不流者乎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按吳漢臨終之言似非寬仁之語然實有深意諸葛武侯所見亦同蓋有罪之人多是干犯王法或殺人抵償者若輕易赦之則犯法者逃刑

殺人者不死豈平明之治乎故古帝王於小過則赦於矜疑則釋而於情真罪當者必在不宥所謂刑期無刑法當如此

以劉昆爲光祿勳

初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復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按劉昆政事甚異却不自以爲異歸之偶然與奸吏飾平常爲卓異者其設心迥自不同有司果以此存心寧有虛文應令罔上行私者乎龔遂治渤海而宣帝稱爲長者劉昆治江陵而光武稱爲長者長者爲治而上之人能褒勞之則循良之風可興矯僞之習可革矣

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于款塞內附

初匈奴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次卽當爲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領南邊

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

按匈奴南北之分始於相疑而兩匈奴之疑始於兄弟相繼之約自古約兄弟傳位者後來未有不相背而相戕者也吳諸樊欲兄弟繼立竟開爭奪之端呼韓欲兄弟繼立亦啟猜疑之釁蓋父子相傳乃是正典一違正典便是亂階夷狄且然况中國乎

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勸單于誅比比弟斬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

按夷狄相疑相爭最是中國大利益相爭則勢分而有勝敗強弱弱而敗者不能自立則往往依中國以爲安一枝旣服雖疆而勝者亦不能爲邊患故五單于爭立而呼韓入朝南北部相猜而日逐內屬虜勢之分中國之利然而非中

國之所恃也

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
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
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於是分爲南北匈奴

嘗觀西域諸國各請內屬光武不受今南匈奴
請降而光武受之何也蓋先時中國初定匈奴
方強故却西域之請而專意北虜所以安中國
也至此時匈奴有分爭之釁而我得以乘其敝
故受南匈奴之降以共制北虜亦所以安中國
也且西夷北虜其勢不同西域之去來不爲中
國輕重而北虜之分合則關邊境之安危故制
禦之策不同如此其後南北匈奴互相攻擊而
中國晏然累世無兵革之警其效可睹矣

遣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
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
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
矍哉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
人征五溪

按馬援已老一聞有警便請自將任事何等勇
猛光武却不遽用必親見其矍矍之狀而後遣
之任人何等慎重後世將不知兵君不擇將邊
方無事爭求推用一遇緊急退縮不前甚而以
闔外重寄付之游談虛偽之人邊務何由而濟
乎若任事如馬援任人如光武真後世所當法
也

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
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
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
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
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夫死生之際人所忌諱也而光武預作山陵窮
奢極費秦漢以來之敝俗也而光武獨從儉約
見之明而慮之遠真可與文帝同符矣彼秦皇
驪山之制用徒七十萬耗費天下財力論目前
則彼豐而此儉論長久則彼發而此安人之智
愚相去豈不遠哉

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先是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至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郴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

按漢徙單于居邊地既得扶危濟弱之義又得禦虜安邊之策在彼之部落既分在我之藩籬益固然降虜入居內地大畧與後世屬夷相似御得其道則爲我耳目而以其情內輸御失其策則爲虜鄉導而以其情外洩善守邊者使虜勢常分而爲我用即可長無事矣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按南匈奴求內附而許之北匈奴求和親而不許求和則一而有許有不許何也南匈奴之勢

弱不受則爲强者所併而北虜益強受之所以
離强者之黨也北匈奴之勢強受之則弱者自
疑新和者未固而舊和者已離不受所以堅弱
者之心也大抵虜分則弱弱則求和而中國操
其重故可許可不許至宋之和親則反自中國
求之而虜操其重矣

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
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
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
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
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
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
以輜車乘馬

按光武欲爲太子立傅而羣臣爭言陰識蓋事
英斷之主惟恐拂逆以致得罪耳據跡而觀則
承望上意者似恭正色敢言者似侮然太子之
傅不屬迎合之羣臣而屬正色之張佚以此訓
儲則可以端蒙養以此用人則可以辯忠邪且
以張佚之端方濟以桓榮之博雅故能輔養令

德開發聰明後來明帝尊師重道光武實有以
啟之矣

三十年帝東巡

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卽位三
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
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
言

按封禪之事畧不載於經典始於秦漢之君盛
自誇張而其時迎合之臣因稱七十二君以附
會之耳光武不許羣臣之請其見卓矣至於禁
臣下虛美尤爲可法蓋人臣事君匡諫甚難稱
美甚易故明王開言路以廣忠益禁虛美以杜
諂諛是以正言日開而佞人自遠也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七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八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建武中元元年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帝每視朝日昃乃罷

行養老禮

凡三條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

凡二條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凡二條

五年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六年王雒山出寶鼎

七年以宋均為尚書令

以吳棠為度遼將軍

十月晦日食

九年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

以丁鴻為侍中

十二年修汴渠堤

是時窮治楚獄凡二條

封子六人為王

十六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凡二條

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

帝遵建武制度凡二條

以第五倫為司空

以馬廖為衛尉

第五倫亦上疏

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凡二條

二年詔三公糾非法

大旱凡四條

以直言士補外官

以廉范為蜀郡太守

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八年東平王蒼卒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凡三條

以班超爲西域將兵長史

建武中元元年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

按光武前諭羣臣力禁虛美何其明也未幾而感讖記之文復從封禪之請又何其惑也凡讖記之詞多在影響之間所謂三十六事相符者大畧以意牽合之耳梁松等旣附會於前張純等復從與於後人主志意一不定而邪臣之說

乘之以入可不慎哉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卽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臣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

按光武以讖文決事甚爲無謂天下惟聖賢經傳之書可據明白正大之言可從今以隱僻難明之文決嫌疑不定之事則事愈難決而所決必不當矣桓譚之說明確有理疏入而忤旨人何若不爲梁松等之迎合而爲桓譚之切直乎邪說易乘忠言難入以光武之明而有此惜哉帝每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按光武聽政則至日昃聽講則至夜分故能身致太平中興漢室三代而後不易得也大凡人

北海集 卷四 四
情非真見典學勤政之有益則必不以此爲樂
一日之間非政則學玩好非僻何自而入私欲
自減精神自暢則其勤勞不怠者正所以爲願
愛所以爲優游也書稱三宗之壽而歸之無逸
觀之光武益信

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
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
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
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
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
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
前祝饘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
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問難
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
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按幸學養老皆古帝王盛節漢去古未遠猶有
三代遺風而莫盛於明帝此舉前有尊禮高年
之詔然未有屈萬乘而執賓主之禮者前有尊

師重傅之詔然未有升講堂而躬問難之事者
尊賢養老之典雖商周何以加所以動億萬人
觀聽之心而成二百年節義之俗也

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
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
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
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

按明帝屈天子之尊而以師禮事桓榮親執業
意氣何等汰洽恩禮何等隆重後來永平之治
燦然可觀蓋得之尊師務學者深也古稱師臣
者帝明帝近之矣

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
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
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
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
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
塚坐於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
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爲侍中

按明帝於桓榮旣加隆禮於生前又賜恩卹於
死後至其病時撫摩涕泣殷勤款曲千載之下

北漢書 卷四十八
猶令人感動而况親見其事者乎所以東漢之俗師道最尊經學最重亦帝有以風之耳然榮受殊異之寵徒守章句不聞有讜言正論而但自誇稽古之榮則帝之恩禮已極而榮所以爲報稱者尚未盡也

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烜爲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卽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

按明帝以皇子命馬后養之此最善處母子之間馬后以皇子爲子則后安皇子以馬后爲母則皇子安母子相得始終無間雖馬后之慈章帝之孝而實本於明帝處之者善也真可爲萬

世法矣

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粗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按宮闈服御雖微而關於風化則甚大皇后安於儉素六宮誰敢紛華宮闈不爲紛華民間誰敢侈靡由是綺麗之物無所用奇巧之工不敢作天下物力有餘風俗歸厚矣馬后之賢爲兩漢稱首極貴而能謙極富而能儉極明敏而不敢干政事此皆萬世內則之準也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純馬武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臧宮劉隆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焉

按圖功臣於雲臺帝之報功甚厚然馬援平隴蜀征交趾其功不在諸臣下獨以外戚之故抑而不錄則過矣文帝以皇后之弟而不相竇廣國明帝以皇后之父而不畫馬援於雲臺皆不能無避嫌之過然兩漢外戚之禍皆始於恩寵之太厚與其爲元成之尊寵寧爲文明之裁抑猶是保全外戚之一道也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按自古君德貴明不貴察大智之主惟在明四目達四聰而明帝以耳目隱發爲明天下事豈一人耳目所能徧耳目所及已不勝億逆之勞耳目所不及又難必無欺蔽之事且上務苛察則下亦習爲嚴急法旣嚴急人益習爲欺隱則欲以求明反以招蔽矣然明帝以褊察之性而能聽人營解鍾離意事英斷之主而能效忠諫

諍至於封還詔書而不加譴責君明則臣直信矣

五年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大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

按東平王蒼之賢在漢時廷臣亦鮮其比即使輔政未嘗不稱得人然宗藩爲相實非政體親賢兩逼嫌隙易生光武不以相位處勲臣東平不以親王居相位皆是國家長久之計抑亦勲親保全之策也東平退居藩輔懇避政權明帝篤念宗親厚加恩禮君臣兄弟之間可謂兩得矣

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

北漢書
卷四十八
一
三
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按山出寶鼎原是祥瑞明帝不自居而歸美於三公旣可以示謙抑之懷亦可以勸股肱之佐至於禁止章奏浮詞不許過稱虛譽尤爲政之切要蓋虛文太盛則事無繇底成功諛佞風行則上無繇聞過失此明主之所必禁者也

七年以宋均爲尚書令

初均爲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

按宋均爲太守專務安靜省事初無赫赫之名而朝廷之上乃能深知而超擢之吏治安得不興民生安得不遂蓋民間所由不安者只在新進喜事之吏專務聲名專好伺察吏卒得以行私官府因而多事宋均只務省事省吏似平平無竒此乃真循良吏矣古人謂苛政猛於虎虎

北漢書 卷四十八 三十一
所傷有限而奸貪所傷無窮宋均不捕虎而退
貪吏最爲本務劉昆守弘農而虎北渡河宋均
守九江而虎不爲患獸畜且可感格而况於民
乎

以吳棠爲度遼將軍

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
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
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
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
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栢

按漢置度遼將軍與戊巳校尉兩事正相類置
度遼將軍防南匈奴與北匈奴通也置戊巳校
尉防匈奴與羌通也可見馭夷之策務在離之
而已班超伏兵而得鄯善之謀鄭衆密伺而得
須卜之使皆以當機應變交代謀用意常在
虜先故能悉得情形而爲之備後之邊臣不能
防虜交通伺虜間諜執虛聲以爲形執虛形以
爲情不亦謬乎

十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

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
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
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
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按世雖治平不能無缺政人雖賢聖不能無過
舉但患有過不能自知兼不欲人言耳明帝既
許羣臣極言得失又引咎自責頒示百僚求言
之誠改過之勇真可媲美禹湯矣引已之過彌
見其高納人之言彌見其大卒成建平之治爲
東漢令主有以也

九年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
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
以聞

按朝廷所與共治平者惟在守令而所以示勸
懲者惟在賞罰然非糾察得人激揚得體則賢
者未必舉不肖者未必劾賞罰何由而當吏治
何由而起故漢以六條覈郡國唐以十道分觀
察蓋重其舉劾之事權而申以連坐之律令則
舉刺不敢不公舉刺公則是非不淆賞罰悉當

而吏治興矣

以丁鴻爲侍中

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塚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爲侍中

按東漢重節義而輕官爵故承襲則讓爵登用則讓官如丁鴻欲傳爵邑於弟不得已而始就國其義讓有足多者明帝以鮑駿之薦徵爲侍中旣可以興禮讓之風亦可以愧奔競之士然亦可見當時薦人者必據實事不徒以浮語用人者必考實行不但以虛名也

十二年修汴渠堤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旣而汴渠成河汴

分流復其舊跡

按汴渠之役要在分河汴之流而復其故道可見治水之策惟當疏下流以導其歸分支流以殺其勢而後世不務疏濬但築堤防以致河身日高河流日壅川壅而潰則爲患大矣其本惟在擇人而任責以成功若計費惜勞議論掣肘則雖得人如王景輩亦何以盡其才乎

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

按楚王英謀逆誅本身及其黨與同謀者是也乃株連遠近至數千人則寃矣蓋由獄吏不肯盡心研審止聽罪囚指攀其中情弊有畏刑具而妄招承有引人衆而求緩死或出吏卒意指

或出素日讎嫌一入法網誰肯辯白所以古人
說治獄之吏常欲人死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耳
寒朗上悟主心下全多命審讞平允眞人所不
能爲與不敢言者使治獄者盡如此人尚何冤
濫之有

帝曰卽如是不早奏對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言
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
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
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
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
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
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
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雨

按明帝感寒朗之言出無罪千人而天旱卽雨
可見刑獄一事不但爲民命所係屬抑亦與天
心相感通矣然親勞車駕審錄刑獄自是曠典
難以常行不如簡求忠信明察之臣如于定國
張釋之者典其事有能平理冤獄如寒朗者必
賞考一連十考十連百深文陷人如寒朗所言
者必罪則天下知上意所向而法稱不枉民稱

不寃矣

封子六人爲王

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按漢高祖封三庶子分天下之半而明帝分封六子爲王每人食數縣而止以跡觀之則西漢厚而東漢薄然西漢時宗藩強大數與僭逆天下旣受其敝國土旋亦削除東漢雖近裁抑然多終始保全旣杜禍亂之端亦鮮削奪之事蓋地大則驕溢而招尤恩寵乃所以爲禍地少則節約而守禮裁省乃所以爲恩則明帝所以爲子孫計者長遠矣

十六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明者覩未萌况已著邪超乃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激怒之曰不入虎穴

不得虎子因夜以火攻虜使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悉燒死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

按班超所以服鄯善者在擊斬虜使而所由知虜使之來乃卽以禮節疎慢間得之料敵何其明決機何其速蓋有成筭於胸中非徒冒險一擲而已後之邊臣不察情形一遇有事便謂衆寡不敵往返傳報請兵救援坐失事機彼此推諉聞超之風亦可以愧矣

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復使超使于寘于寘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按班超平西域諸國其功奇矣當時諸夷隔絕中國已久畏服匈奴已深卽使興數十萬師未能遽定而班超以三十六人成功可見安邊不必遙制惟在將帥得人立功不必多兵惟在謀畧出衆人君得如超者而將之無憂虜矣

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

竇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巳校尉屯柳中城

按漢置都護及戊巳校尉藉中國之威以制諸國合諸國之力以制匈奴最得禦虜安邊長策蓋我能服諸國則皆爲我用以破虜我不能保諸國則皆爲虜用以擾邊後儒以閉玉關爲上策以通西域爲多事其論迂矣然當時孤軍出鎮纔各數百人所恃者將帥之謀畧何如不在多兵也若兵多則不能遠屯屯亦不能久矣

帝遵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按明帝在東漢最稱英明之主然却一意繼述不肯更張可謂有聰明而不作監成憲以無愆者矣以宮闈之親尚不得與聞政事則誰敢竊弄朝權以公主之子求一郎而不得則誰敢囑託公事彼其時寧賜錢千萬不肯許一郎官錢至千萬尚不抵一郎官之重後乃有鬻爵之令

捐貲爲郎而旋取償於百姓則胡不引明帝事觀之也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按反支不受章奏拘忌無謂明帝除之其見卓矣蓋君民隔絕惟有章疏相通故奏聞批答皆有定期所以通上下之情決壅蔽之患也閻章當遷而不用遠避嫌疑不如處之以大公然慎重官爵保全外戚自是盛德事耳

以第五倫爲司空
倫爲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更多得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按第五倫以太守拜司空可謂不次超遷矣然以僻遠之郡而一旦受天子之拔擢蓋由當時綜覈遴選明見萬里故能興起吏治鼓舞人才後世爲人擇官爲官擇地遠方郡縣都是踈逖無援之人累歲不得薦揚累考不得遷轉人亦

北海集 卷四
以遠方自待不復顧惜名節竊謂邊地太守更
重於腹裏遠方太守更重於近地觀第五倫之
超擢則古人所重可知已

以馬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
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
士爭赴趨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
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
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
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

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
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
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
臘用羊三百頭米肆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
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
下下全后家也

按馬氏結納衣冠其意不過鑒梁竇之禍欲結
士夫營聲譽以自保全其家耳然賓客雜進釁
隙易生自古國家最忌權貴之家與朝臣交結
及潛施恩惠邀買人心大奸大亂多從此起馬

氏雖無此心然防微杜漸自是不合有此第五倫之疏可謂謹直忠懇矣

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宜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議論依寬厚云

按苛刻之俗自守令始奢侈之俗自京師始循寬大以風循良嚴禁令以杜僭踰此爲政之大體救時之先務也大凡人臣議論長厚者未必肯釐弊性行峭直者未必能容人第五倫以峭直之標而爲寬厚之論庶幾得忠厚正直之體者矣

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

先是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巳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戊校尉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至是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詔悉罷戊巳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

按漢時都護戊巳校尉置之原是長駕遠馭之
規罷之亦是省事安邊之策蓋西漢匈奴勢強
歲常犯邊西域之通否關於虜勢甚大故且勞
且費而不可已也至東漢時匈奴稍弱卽時有
動作亦只在塞外都護之置否關於邊事頗緩
徒勞徒費將焉用之故武帝之建置固是遠畧
而光武之閉玉門章帝之罷都護校尉亦未爲
非策也

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
復爲龜茲所滅耳以刀自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
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
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
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

按班超已受命徵還却又復還疏勒跡涉于專
然一還而疏勒復安諸國皆定所謂人臣出疆
有可以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當時都護校尉皆
爲虜所陷沒而超以一軍司馬乃能成功可見
邊臣顧才畧何如耳豈在官秩之崇卑哉後世
不務精擇才臣但云事權不重如班超事足以
觀矣

二年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爲之禁

按風俗之敝莫甚于奢奢則越禮僭分必至凌夷縱欲糜財必至匱拙然其端必從貴戚勢要始而後小民靡然從之有司小臣誰敢糾舉故朝廷雖有禁約畢竟廢格不行漢時禁天下奢縱先正京師禁小民奢縱先正貴戚申以詔令屬之公輔禁在必止法在必行故責任專而詔令信法度行而風俗美也

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

按章帝欲封諸舅不失爲厚太后不聽正所以

全之而羣臣遂以爲不封外戚致天旱諂佞甚矣太后以正論折佞臣以謙退教外戚目前雖無爵土之榮異日亦無傾覆之禍則太后之見遠而其愛馬氏者獨至也此可爲千古待外戚之法

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戚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按馬太后固辭外戚之封而指數其驕奢之狀其後馬廖馬防輩竟以縱肆免官就國太后先見之明過人遠矣自古外戚因寵榮而致富貴因富貴而致奢縱因奢縱而致危亡惟人主明立制度默示裁抑以節其寵而防其漸然後可以安全而無患矣

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倦

倦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

按自古外戚皆以膺受爵土爲榮母后以錫予外家爲厚人主以承順母后爲孝但有一事卽援例陳乞蓋有求於例之外而未有不得於例之內者漢時后家原得封侯况目前又有陰郭事例而太后獨執不肯其詔辭勤勤懇懇真有畏天變憫人窮之意至謂至孝安親則又千古名言不但謙抑可法而已

太后嘗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馬廖上疏曰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復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况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按馬廖謂法之不行自京師始甚是蓋京師四方之極而九州之人雜處於此貴戚多則難於

糾繩奸宄多則難於盤詰議論多則後先抵牾
官吏多則彼此推諉故上之申令不旬月而卽
更下之奉行不旬日而卽懈主令不尊國法不
行豈惟禁奢一事爲然哉人主欲美風俗莫如
躬節儉以倡之嚴法制以禁之持以必行之實
意責以督察之專官庶京師之慢可肅而四方
爲則也

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
吐懣畧聞于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
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
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自古帝王用人常道
卽蕭望之以議論有餘復試以政事而後用之
亦是漢家故事但將直言之臣一槩外補則不
免有厭棄直言之意人主意旨羣臣觀望彼見
上意如此誰肯危言正論以取人主之厭棄哉
上之人一鳴輒斥則下之人三緘不言言路塞
而諛佞至矣章帝此詔於用人未爲大失於用
言則大失也

北海集 卷四
以廉范爲蜀郡太守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
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
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按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爲人上者當勤勵以
督率之尚恐民俗頑惰豈有慮火患而禁民工
作之理此幾於懲噎而廢食矣廉范一弛其禁
而百姓歡欣鼓舞旣可以得民心又可以阜民
財竟亦不聞火之爲災可見治民者但當緣人
情而爲制不當拂人心而爲禁也

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
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
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
脫粟瓢飲耳

按章帝此詔最爲帝王盛節以人主之尊深居
靜攝何所不得却乃親觀禾稼是何等勤勞以
人主之富八珍五味何所不得却欲飯粟瓢飲
是何等儉約自秦漢以來爲民事而巡行者僅

北漢書 卷四十八
見於此以省耕歛之勤而兼菲飲食之儉雖三代盛王何以加焉

八年東平王蒼卒

初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強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

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薨謚曰獻中傳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大抵節儉之言人主所不欲聽陵寢之事人臣所不敢言非東平之親賢無此懇切非章帝之仁明無此嘉納並書於冊可爲進言聽言法矣蓋古帝王必有腹心親信之臣上有所疑輒以咨詢下有所見輒以獻替在近卽可以沃心可以造膝在遠則手詔可以批答驛使可以傳宣自古及今未有上不下問下不敢言而可以成泰交致盛治者也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廖不能教勅子弟皆驕奢不謹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數加譴勅廖子豫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

按謙抑如馬太后亘古所無謹守如馬廖亦稱賢者乃以不能教訓其子陷於有罪馬太后之辭封真有先見之明矣大抵外戚生長富貴習以爲常不戒滿盈不知世事雖始於醇謹後尚不免驕奢若始於驕奢則目前立見覆敗馬氏兄弟雖以罪見免小懲大戒未必非福也兩漢之世惟馬氏之封爲遲亦惟馬氏之禍爲淺向使章帝從太后之力辭外家守太后之至訓則過愆可免福祿永終矣

諸馬旣得罪竇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更相販賣雲集其門益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令永保福

祿此臣之所至願也

按馬氏方敗竇氏卽興處以前有罪之人而更開以後有罪之路則覆轍相尋無息時矣大凡外戚之禍多始於賓客第五倫之疏極當其情竇嬰之招客田蚡之除吏皆以客敗而竇憲爲患尤深者以其出入禁闈典司禁兵耳外戚寵盛鮮不傾覆然干與政事更甚於受寵典執兵柄更甚於干政如章帝之於竇憲可爲戒矣

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

明帝女

園田主逼畏不敢計

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况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按竇憲以外戚而奪公主園田驕橫極矣章帝詰責之辭足褫奸臣之魄乃竟以田還主而於憲無一毫譴斥則彼復何所畏哉大抵人君處貴戚橫肆之臣情真罪當當斷卽斷不必回遲稍遲則彼得宛轉謝罪而人主亦遂有不能決者小之如章帝之于竇憲大之如成帝之于五

侯人君之貴明斷也信矣

以班超爲西域將兵長史

初超欲平西域上疏請兵帝知其功可成以平陵徐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平西域至是帝拜超爲將兵長史以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賓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

京師

按章帝以西域屬班超擇將最明決策最斷真得古帝王任人勿疑之道燕昭王不疑樂毅故能破齊唐憲宗不疑裴度故能破蔡况于遠征異域傳聞易訛若君心一疑則讒說立入讒說一人而任事之臣身且不保何功之可成乎然得其人而不信與不得其人而信之皆過也故臨事必任人而未事必慎擇而後用乃能任必得人而事可底績耳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八

北海集

卷四十八

三

